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劉贊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七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褒因奏

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應劭曰不知純綿之麗密也瓚以為

純羹藜藿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藿音含糗乾食也

今

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戰國策張儀曰蜀西

僻之國而我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廣雅曰茨覆也

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

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

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

及至巧冶鑄千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歛其鏐

應劭曰傳曰得十寶劍不如一歐冶歐治即巧治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

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千將越有歐冶願謂此二人爲鐵劍吳越春秋曰千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千將二

曰莫邪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鑒也焠子妹切鑒工練切說文云鏐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剝犀革

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咒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割截也漢

書音義曰剝章究切

忽若篲記畫塗

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泥泥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

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

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胃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駢乘旦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

良馬名也駕則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張晏曰王良鄆無邱也世本云韓哀

倭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縱駢馳騫忽如影

靡過都越國蹶如厯塊追奔電逐遺風

遺風風之疾者也

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綌之涼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論語曰當暑絪絪絪絪孔安國曰絪絪葛也

襲狐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淒愴

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

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

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

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

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圉空虛

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
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
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
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
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期月四
方之士相運而竝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

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

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魯連子曰伊尹

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百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

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及其過明君遭聖主也

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漂而升本朝離蔬糲躋而享膏粱

張晏曰與幽也

漂狎也辱汙也如淳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糲此木躋躋按躋以繩為屨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晉悼

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者也剖符錫

壤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

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

周易曰雲

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於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

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蟋蟀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

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

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

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

父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蘧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

晉灼曰蘧音迭蘧之蘧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蘧鐘瓚以為楚辭

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蘧為號不得便以迭蘧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蠡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隨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其弓曰烏號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

疾於倍風吹鴻毛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自責塞也今已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為之場

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何必偃

仰咄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子莊

曰吹噓呼吸止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

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

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
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
虎臣闕如虺

虎漢書曰昭帝時

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
軍趙充國擊西

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
國至西部

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
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應劭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非便不
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

韋昭曰罕羌名也
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林曰在金城

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

應劭曰宣帝使充國
共討罕开於鮮水陽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漢書
曰充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
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制勝已
見張景

陽雜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

百請罷屯田奏可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詩曰內夷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大雅曰江漢之潁王

虎命召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

毛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

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

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騰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

竝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騰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騰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受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
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姬
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西零即先

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子虛賦曰建
干將之雄戟

桓桓上將實天所

啟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
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允文允武明詩悅

禮

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
傳趙襄曰邠穀說禮樂而敦詩書

憲章百揆為世作

楷

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
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昔在孟津惟師

尚父

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素旌一麾渾一

區宇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旌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

蒼生更始

朔風變楚

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堯舜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毛詩小雅文也

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斂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

禮記曰夫鼎者有銘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

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

深渭陽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

介珪既削列壤酬勲

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實

今我將軍啟土

上郡

尚書曰建邦啟土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

問令望

酒德頌

劉伯倫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

威參軍卒

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馬融琴賦曰游聞公

子中道失志居無
室廬周所自置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

說文曰榼酒
器也苦閏切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搢紳處士

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離搢紳先生之畧術臣瓚曰搢赤
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遂奮
袂而北征戰國

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
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春秋感精
符曰禍亂

鋒起君
若養菰

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

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

名之如
酒糟也

奮髯踞踞枕麴藉糟

漢書曰朱博還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

兒欲以為俗邪又曰尉佗馳結箕倨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

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莊子曰知反于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萍

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二豪

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連哉若二

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之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殖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連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
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
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
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
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
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
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芒芒宇宙上塲下蹟

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蹟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是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蹟賈逵曰波振四海塵飛五獄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蹟媒也

靈改卜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赫矣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眎交錯同端

高祖肇載天祿

尚書曰天祿永終

沈跡中鄉飛名帝錄

中鄉即中陽里

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

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周木德所授也

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尚書序曰漢室周木德所授也

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

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

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顏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

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

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騭

不常一步應堂堂蕭公王跡是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

張也難與綢繆叡后無競惟人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

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

邨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
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漢書

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
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

種德周易曰君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

何述曰營都立官定制循文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

班固漢書

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贊曰蕭何曹參位冠軍羣后聲施後世為

平陽樂道在變

則通

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爰淵爰嘿有此武功

莊子曰君子淵

默而雷聲毛詩曰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

漢書曰秦將王離圍

鉅鹿參摯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壞東破
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

雷 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遼大破

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千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文成

作師通幽洞冥

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

請是則為王者師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

心則友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

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

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闕鴻門

是寧

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

沛公良因要項羽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

難榮陽即謀下邑

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

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象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

可破也

銷印基

忌

廢推齊勸立

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鄒食其曰誠復立六國

後楚必歛社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

復抗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

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

書述張良曰推齊

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

允集

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

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
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
賈皆會項王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
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
諸侯兵東伐楚又蘇
秦曰梁從風而動 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功則凱樂有

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

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

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曲逆宏達好謀能深

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

好謀而成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重玄天地鄧析

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于為

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鶻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

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

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祕之世莫得聞朱仲子法言注

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

憑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

漢書曰淮陰侯破齊

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蹠漢王漢王寤乃厚遇

齊使昔義曰蹠謂平蹠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

骸之臣亞父鍾離洙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

數萬金行反問問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問

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疽

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韓王寤執胡馬洞開

漢書

曰人有上書言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

夢信間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

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

詩傳曰寤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

平奇計使單于闕
氏解圍以得出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

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
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

出無方思入神契

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季咸碑曰明畧兼洞與神合契

奮

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

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

則脆聲謀漢濱還定渭表

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與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

陳倉定

京索既扼引師北討

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

會榮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

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城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並渡軍襲安
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遊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
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
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
歇
威亮火烈勢踰風掃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

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則用兵之法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漢書曰信

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馬預邑
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
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
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二州肅

清四邦咸舉

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

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

滅龍且爰取其旅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人龍且救齊與信夾灘水陣信乃夜令

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

漢書

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

通絕楚

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

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

彭越觀時歿

韜

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

杜預左氏傳注曰韜

藏跋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威凌楚域質委

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

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

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烈烈黥布眈眈其眄

漢書

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

漢書

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覩幾蟬蛻悟主草面

漢書曰漢王使隨何

說布布周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命以從君也

肇彼梟風

翻為我扇

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東夏即陽

夏也漢書曰漢王

迺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

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黥布隨

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元凶既夷寵

祿來假

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懼告憲

保大全祚非德孰

可

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素全祚保國

謀之不臧舍福取

禍

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

聲梁魏

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

士也固極自

詒伊愧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

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

憂矣自詒伊

感詣音怡 俯思舊思仰察五緯

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

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

脫跡

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園章邯廢丘耳

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氐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氐音祗

悴葉更輝

枯條以肄

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王信韓孽

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

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從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盧綰自微婉

變我皇

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嬖董公惟亮天王

跨功踰

德祚爾輝章

漢書曰韋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

人之貪

禍寧為亂亡

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明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

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

忠賢

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過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

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徒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酈持益切

肅

肅荆王董我王軍

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我圖

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

庸

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濱

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

王同姓以鎮天下諸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

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固之

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

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劔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淑人君子實邦之

基

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義形於色憤發于辭

漢書

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主亡與亡

已見任昉為范
雲立太宰碑表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漢書曰周勃為人
木強敦厚論語摘

輔象曰子然
公順多略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漢書曰始呂后問宰
相高祖曰安劉氏者

必勃

雲鶯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

漢書曰
陳稀反

勃復擊稀靈丘破之斬稀定代郡九縣燕王盧
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寧亂以

武斃呂以權

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
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

夫虓亂

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
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
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卽張衡羽獵賦曰聞闔闔兮

坐紫
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
尉安劉氏已見上文

挾功

震主自古所難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

動耀上代身終下

藩

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具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

舞陽道迎延帝幽薨

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迎高祖立為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薨

宣力王

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頃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曲周之進于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子征

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履育子弟誠無以加

振威龍蛻據武庸城六師寔

因克荼禽黥

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蛻地名也音奪漢

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城名也

猗歟汝

陰綽綽有裕

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此今兄弟綽綽有裕

戎軒肇跡荷策來

附

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

又平城有謀

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蹶兩兒棄之嬰

常收載行西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

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頽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籍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

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啟寡君羣臣安矣陽陵之勲元帥是承漢書曰傳寬屬淮陰

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

懲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恢恢

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

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鄴食

其曰顧足下急進兵收取蒙陽據荻戍之栗塞成臯之險杜
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
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較在
三哲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
南陸渾

韜軒東踐漢風載徂

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
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

田廣以為然罷

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漢書曰韓信聞食
其下齊乃襲齊王

歷下兵守備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

漢書曰高
祖舉功臣

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

思食其封其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

漢書婁敬脫輅見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言

子為高梁侯

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叟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指明周

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

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

漢書婁敬謂上曰陛
下取天下與周異而

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錄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
以稱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抑抑
物也

陸生知言之貫

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助曰言

變政復禮合於先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

漢書曰中國初

王舊貫選善也

囚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今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

會平勃夷凶翦亂

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

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

已之子邦之房兮班固漢書王

尊贊曰尊寶趙趙邦家之房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

典引曰彛倫敷而舊章缺

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

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

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

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

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

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無知獻敏獨

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

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

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復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

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拔楚唯生之績

漢書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

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鄭水東注維禹之

績
瞞瞞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漢書曰漢王南渡平

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

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

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

功輔臣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

煙消名與風興

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
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

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

語曰攝齊升堂

周苛慷慨心若懷冰

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形可以

暴志不可凌

漢書曰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
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降苛罵曰若趣

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貞軌偕沒亮跡雙升

謝承後漢書黃
向對策曰雷陳

義重出則雙升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
事封為高景侯又曰哀平

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
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
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
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天地雖順王心有違

毛詩曰行

道遲遲中心有違

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

謂平國寵命有輝

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

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

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

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

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之各以清濁應物

也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周易曰與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弘海者川崇

山惟壤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韶護

錯音袞龍比象

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

五色比象

昭其物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

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

羅海內之雄

劍宣其利鑒獻其朗

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炤

文武四充漢

祚克廣

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悠悠遐風千

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吳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

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范曄後

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

人焉。

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

博達，思周變通。

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遊以取位

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

頡頏以傲世

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鄉沂以頡頏而取世資

傲世不可以垂

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以直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諛諧逢合其事浮

淺字書曰諛調也口圓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

潔其道而穢

其跡

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以隱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

進退而不離羣

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東方朔

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

宏材

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

周儻博物觸類多能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侖侖

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問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

周易繫辭傳曰又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

著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

漢書曰陰

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

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周給敏捷

之辯支離覆逆之數

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耨足以食十人釋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詣數

家射覆不能中使胡射之
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

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路而用度歲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濟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者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

易曰不習無不利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

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

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典兵相蹈籍蘇林曰蹈音臺鄧展曰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

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蓋子曰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
雄節邁倫高氣益

世

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孟子

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

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

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

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北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

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久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

會神交造化靈為星辰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道遂高謫曰造化天地也應

劭風俗道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
為務戒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賜夷子言其
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京都洛陽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

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識之

逍遙城

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

生肥遯居貞

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

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

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臨世濯足

希古振纓

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濯而無滓

既濁能清

論語子曰澁而不餽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無

滓伊何高明克柔

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能清伊何視汙若滓

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浮沈

樂在必行處淪囹憂

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跨世陵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

道猶龍

莊子曰孔子遇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素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喻予有何規於老聃哉

染迹朝隱和而

不同

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栖遼下位聊

以從容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濙爾雅曰適往也

敬

問墟墳企佇原隰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墟墓徒存精靈永

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

庭序荒蕪

爾雅曰東西牆為之序

榱棟頽落草萊弗除

呂氏春秋曰農夫弗

除肅肅先生宣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

悠悠已見上文

昔

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

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毛詩

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日記事孔明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

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

立君以統理之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

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然則三五迭隆

歷世承基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

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相說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家象伐時用干戈也

莫不宗匠

陶鈞而羣才緝熙

鄧析子曰聖人遠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元首經畧而股肱

肆力

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遭離不同跡有優劣

王命論曰遭遇異時

禪伐不同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

言至於

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

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

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

空季子

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至公理物為下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

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

君也下臣也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

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

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

接輿以之行歌

魯連以之赴海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

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

樂毅古之流也

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

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

卿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鹽車上

吳坂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

傑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額也漢書王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

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

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

抑亦其次

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惠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速煩禹功而大庇民論

語子曰抑亦可以謂次矣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

不如語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

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

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

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

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

賈生所以垂泣

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

臣竊惟事勢可
為流涕者二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

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
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

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

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

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

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

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

而行左氏傳子
產曰吾以救世

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尚書

曰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

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

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

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

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由斯而談故以大存

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

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

寄乎

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

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

宗舉其致

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

契

鴈鵠賦曰生之理足矣

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弘道已見上文

崔生高朗

折而不撓

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

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益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哉

在名策左氏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

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

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

漢書曰羣臣謹奉天

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

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

濟舟亦所以覆舟

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入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

仁義所

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

後

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攪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宣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手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

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

論語曰為國以

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

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蜀志曰廖立為

之權心人說喜無怨聲

長水校尉譚詡先帝於是廢立為庶入徙汶山郡聞諸

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

者賞不階

雖古之遺愛何以如茲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而刑不濫

遺愛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

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

之際良可詠矣

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從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注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王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公瑾卓

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

令曰周公瑾與派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非分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

壁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

惜其齡促

志未可量

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

國語曰使張老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亮以

廷君舉于四方及思張昭謂權曰孝康此寧哭時也乃扶權上馬使出

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人之諸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諤東觀漢書戴憑謝上曰然

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諤直言也然而

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

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

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夫一

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

之則行舍之

則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卿孟子曰志士不

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

家語孔子曰諸侯之

有冠禮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

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頌者美雖大旨同歸所

載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

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

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

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

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

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

字玄伯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

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

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揚波喻亂也

虬虎雖驚風

雲未

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

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

之藪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赫赫三雄並迴乾

軸

滿岳為貢強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

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

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木也
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鳳不及栖龍不暇伏

谷無幽蘭嶺無亭菊

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

變知微探賸賞要

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賸索隱鈎深致遠

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

文明映心鑽之愈妙

孫卿子曰君子道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

曰鑽之彌堅

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

俱焚達人兼善廢已存愛

孟子曰古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謀解時

紛功濟宇內

老子曰解其紛

始救生人終明風概

魏志曰太祖建茂為漢侍

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啓戎或以謂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受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餽戎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

法言曰樽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

運用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

泰

魏志曰荀攸與譙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先發達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達此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

惛惛幕裏算無不經

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

眾事也

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言祈昭之惛惛

疊疊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

壁顧哂連城

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

拯物愚足全生

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

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郎中

溫雅器識純素

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

其無所難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

論語

子曰君子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

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千頃之波

志成弱冠道數歲暮

禮記

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半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

有言

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魏志曰呂布擊

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行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不脩飾名節無愆

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操不激切素

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巍

裴邕度侯

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滑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義形於色
已見上文

思樹芳蘭翦除荆棘

芳蘭以喻君子
荆棘以喻小人

民惡其上

時不容哲

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
逆憎主人民惡其上

琅琅先生雅仗名節

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孔融薦禰衡表曰忠
果正直志懷霜雪

運極道消碎

此明月

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奏褒述
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

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
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

山恢誕韻與道合

桓子新論曰老子其
心玄遠而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

海納

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
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

而不同道而不雜

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和而不同以見上文

遇醉忘辭在醒

貽答

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曰太祖甚怒

度達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

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

顯川典農中郎將軍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

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

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長文

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

恥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

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在必嘉謀肆庭謹

言盈耳

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謹言論語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

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映天下

言德喻玉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

全身由直迹滂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

魏志曰曹真見誅徵夏侯

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

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束

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

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

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曰以六

君親自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然匪由名敬教授既同情禮兼到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父以事君

而敬同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魏漢

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逃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子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高構增堂及陞

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陞故陞九級上康遠地則堂

高陞一級康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

致命盡其心禮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

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

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堯左氏傳曰晏平仲
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已見上

文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孟子

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孫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標榜風流遠明管樂薛

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

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厄百六六之會者也苟非

命世孰掃雰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

地氣不應曰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雲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

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
按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已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

駢曰無所控告釋褐中林鬱為時棟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崧後漢書郭

杜預曰控引也林宗與陳留臧仲明書士元弘長雅性內融謝承後漢書曰嚴遵

雅性高厲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則知其所終周易曰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

起清風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

妄之行窮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三畧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畫

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
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
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
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
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
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
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慰
為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寶在雅性亦既

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蜀志曰琰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

馬達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
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冲達

秉心淵塞

毛詩曰秉心塞淵

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 疇昔不造假鄰國

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

臣請為先驅以當冠陛下宜為後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將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進能徽音退不

失德

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遇受劉氏殊遇降兵不可還蜀無路

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

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

鳥擇木已見上文

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

以一而之交定臧否之決

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衡霍二山
在吳之境
車卓若人
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

子曰夫道炫宇宙而章三
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

梓息肩江表
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

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北肩之舊文武之事
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避秦撫翼俱起毛詩曰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
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王畧威夷吳魏同寶應瑒

曰九有威夷
始失其政
遂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

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
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輟哭止哀臨難忘

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

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

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

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得而

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

臺

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

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子瑜都

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雅性長厚也謝承後

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

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將命

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道好劉

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

將命者出毛詩
曰公庭萬舞

宣無鵲鵠固慎名器

毛詩曰鵲鵠在原
兄弟急難左氏傳

仲尼曰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

伯言蹇蹇以道佐世

蹇蹇已見上文

出能勤功

入能獻替

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
過而當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謀寧社

稷解紛挫銳

老子曰挫其
銳解其紛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吳志曰
避為丞

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避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
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

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眾坐數與避交
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避避憤恚致卒

元歎穆

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毛詩曰白珪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
港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立上以恒匡上以漸

吳志
曰雍

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
用終不宣漂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清不

增潔濁不加染

言得清濁之宜也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吳志曰翻性不
協俗多見毀謗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推逆鱗直道受

黜

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
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責

起非一遂徒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
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

寸之處若嬰之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嘆過
哉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孫陽放同賈屈

楚辭曰驥蹄踏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
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

高封魏王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容嗟玉石相揉和氏
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

害之乃毀誼天子亦誅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
讒放逐作離騷誼

洗洗衆賢十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洗洗衆多也使陳

切千載一遇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鸚鵡賦曰羣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

已見上文
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詩傳曰挹對也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珠塗同歸嵇康曰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

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比考識曰仁義

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尚想重暉載挹載味

羊芳衛公誄曰

仰睇遐風
重暉冠世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
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

曰聞伯夷之風者會
夫康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八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

元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

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邇聽者

風聲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邇遠也近者蹈其迹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威

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也湮沒也勝盡也

繼韶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韶明也夏大德明大相繼封禪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

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

之者罔與罔同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

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

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

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

公劉發跡於西戎

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

文王改制爰周郅隆

大行越成

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

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

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

豈不善始善

終哉

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然無異端慎所

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故軌

迹夷易易遵也

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竝盈政切

湛恩厖

鴻易豐也

湛深也麗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庵莫江切

憲度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

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

於二后

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

未有殊尤絕

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

顯號尊名謂封禪也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沕

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

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涌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沕美廣散也

旁魄四塞雲

布霧散

張揖曰旁行也魄音薄

上暢九垓下汧八埏

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汧

流也埏若瓮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懷生之類霑濡浸

潤

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協氣橫流武節焱逝

多也焱逝遠也橫流

通陬遊原遐闊泳沫

孟康曰通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

游其原遠者得其沫

首惡鬱沒晻昧昭晰

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晻昧喻夷狄皆化之

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昆蟲聞澤回首面內

文穎曰聞澤皆樂也韋昭曰面向也聞音

愷澤然後囹圄虞之珍羣

言囹圄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囹圄義獸有至

信之德則應也

微麋鹿之怪獸

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導

一莖六穗於庖

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來於庖廚以供祭祀犧雙觥共

抵之獸

服虔曰犧牲也觥角也抵本也武帝獲周餘珍放

獲周餘珍放

龜於岐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

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

曰嘗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

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

於玄靈園禮待之於閒館舍中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漢書音義曰倣儻卓異也奇偉之物

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

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

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璇璣鈴曰武得兵鈴謀

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

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慙乎

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慙女六切

進讓之道

何其爽歟

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於是

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

音惠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

先進議諛順也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

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

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

設壇場望帝行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陛下謙讓而弗

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

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

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

韋昭曰三神上帝大山梁父也

羣臣慙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

不可辭

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

若然辭之是秦山靡記而

梁父罔幾也

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亦各竝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夫修德以錫

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

文穎曰越踰也為苟進而踰禮也

故聖王

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

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

天神之義也

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

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黎元已見上文

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

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

皇皇美也卒業也貶損也卒或為本

願陛下全之

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

而後因雜措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

之末光絕矣以展采錯事

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

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十故切

猶兼正列其義袞弗飾厥文作

春秋一藝

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事叙述大義

為一經也

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亡窮

服虔曰舊為六經漢為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

襲因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蜚古飛字也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悲

奏其儀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政事者也

於是天子佈然改

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張揖曰佈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佈或為沛

乃遷思迴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漢書

音義曰以下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

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

行貌孟子曰
天油然作雲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遊遊也言祥瑞屢滋
臻故可遊遊也

液滲漉

鹿

何生不育

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
水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

嘉穀六

穗我穡曷蓄

李奇曰我之稼
穡何等不蓄積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

徧之我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周書王子晉曰
萬物熙熙非舜

而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泰山也
顯位封禪之事也

君乎君乎

侯不邁哉

李奇曰侯何也言
君何不行封禪

殷殷之獸樂我君囿

謂駒
虞也

春秋考異郵曰虎
斑文者陰陽雜也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毛萇詩傳曰駒
虞白虎黑文

旼旼穆穆君子之態

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
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

曰牧音旻
應他代切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親見其來

厥塗靡從天瑞之

徵文穎曰其道何從
乎此乃天瑞之應

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

在其濯濯之麟游彼靈峙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峙也毛詩曰

應鹿濯濯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

帝天帝也白麟

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
天天用歡享之答以祉福也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

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
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曜煥炳

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

文穎曰
陽明也

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乘

如淳曰書傳揜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
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

章不必諄諄

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

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

依類託寓喻

以封巒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托寄以喻封禪

披藝觀之天人之

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

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機之

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也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

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

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

不遜上

帝是祇

劇秦美新一首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

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判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

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

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竝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登庸欽明已見上文

作民父母為

天下主

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竝神明

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開

已見西征賦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

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胸

與眩古字通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

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

所懷不

章長恨黃泉

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

臣之極思也

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

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

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盱音于

或玄而萌或黃而芽

言天地方開故

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言天地既開玄

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嘔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

況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

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

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

而得澹

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

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羲皇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

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於成周

仲尼

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

言神明所祚兆民

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獨秦

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

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

因襄

文宣靈之僭跡

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

子靈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竝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

王卒子莊至政破縱擅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

襄王立至政破縱擅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

號稱始皇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

韋李斯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

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

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

之於秦紀

稽考也紀本紀也言
考校而著之秦紀

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

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

狙獠而不臻

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
且餘切又曰獠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

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
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

能生萬物
也潛藏也

大第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

第彗星也穀梁
傳曰星孛入北

斗字之為言猶第也步內切第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
曰彗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
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彗星下東郡至地為
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
鬼信謂告祖龍死
也已見西征賦

神歇靈繹海水羣飛

繹猶緒也言神
靈歇其舊緒不

福祐之繹或為液海
水喻萬民羣飛言亂

二世而亡何其劇與

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

劇甚也言促甚也

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

尚書曰競競業業

夫能

貞而明之者窮祥瑞

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改祥瑞咸格

回而昧之者極

妖慝

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也昧或為蔑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

缺焉壞徹而能全

言古帝王之典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

無也

故若古者稱堯舜

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

威侮者陷桀

紂

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

況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

之私而能享祐者哉

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

長曰酒灑也酒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

沛滅秦道自宛葉沛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

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創業蜀漢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

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

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

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網紀也秦餘制度項氏

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遠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猶因也

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為襲秦項故闕者不

補弛者未張也

道極數殫闇忽不還

言天道既極歷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逮至大新受命

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

上帝還資后土顧懷

言上帝迴

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

玄符靈契黃瑞涌出

玄符天符也靈契地

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

渾渟沕涌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

言衆瑞之多也誕彌

八圻上陳天庭

八圻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震聲日景

言威聲如雷光景若

日也易曰震為雷

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

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

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賓戲

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言難辭也

於是乃奉若

天命窮寵極崇

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

天分

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

創億兆規萬世

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

奇偉

倜儻譎詭天祭地事

言衆瑞所以成臻者由能祭天事地

其異物殊怪存

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

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

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登假皇穹鋪衍下土

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

非新室其疇離之

離應也

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表儀也

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幾矣

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

湯有白鳩之祥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監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高祖杖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

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弊也與人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

委亦積也

旁作穆

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

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

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遼書曰勤勤懇懇

夫不

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

不慙慙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篇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

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園翱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園

禮樂為場圖也亂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亂續也紹繼也懿律嘉

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

古文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炳煥照耀靡不宣

臻宣偏也臻至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蔽冕各有差

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揚

和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漢書音義

曰肆夏詩禮也步則歌之以中節

施黼黻袞冕以昭之

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

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

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

娶親九族淑賢以穆之

漢書莽詔曰姚媯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五姓

世世復無有所與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

漢書曰莽奏定南郊

欽修百祀咸

秩也

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明堂雍臺壯觀也

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

九廟長壽極孝也

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獨

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制成六經洪業也

漢書曰莽奏立樂經

然經有五而人立

北懷單于廣德也

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

樂故云六經也

制以誑
曜太后

若復五爵度三壤

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

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經井田

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

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免人役

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賣之

方甫刑

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移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刑

馬法

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

恢崇祇庸

樂德懿和之風

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樂美也

廣彼措紳

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指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

諫過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于飛于

彼西雖我客戾止亦有
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

韞韞韞已見上文續
與韞古字通音讀

郁郁乎煥哉

論語曰郁郁乎文哉
又曰煥乎其有文章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

言有聖德信能
允塞鬼神之望羣公先

正罔不夷儀

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
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姦宄寇賊罔

不振威

尚書曰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史記
曰黃

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
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

厥祀於是封姚姁為初腔侯奉黃
帝後嫡昌為始腔侯奉虞帝後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

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

麟麟光明也麟
與麟古字同用厥被風

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

言風化所

被近者邇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

而術前典巡四民迄

四嶽

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

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

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

父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

受命然猶有事矣

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

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瀍

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

言莽既受命故
設瀆之神皆設

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
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海外遐方信延頸

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

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
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

受命識曰莫不
喁喁延頸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

何休公羊傳注
惡猶於向也音

烏

宜命賢括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

罔極

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
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

令萬世常戴巍巍

履粟粟

巍巍高大也已見上
文尚書曰粟粟危懼

臭馨香含甘實

言明德比
於馨香甘

實故臭
而舍之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

易曰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則

百工伊凝庶績咸喜

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荷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天衢提地釐

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斯天下之

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

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

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

注蔡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

平之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

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

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

之言揚名後世

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至以

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

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

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
至是賢遷遠矣臣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
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
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
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
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童蒙光

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

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

易曰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始分烟烟焄焄

有沉而與有浮而清

烟烟焄焄陰陽和一相扶觀也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

沉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

沉浮交錯庶類混成

地體沉而氣昇天

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民

主五德初起

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

各據共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同于草昧

易曰天造草昧

玄混之中

混猶溷濁

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

冥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

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項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開

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

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

上稽乾則降承龍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

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

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

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

四臣各據其一行而竟為之正四臣已偏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克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

之災孽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

之災也

懸象闔而恒文乖彛倫斁而舊章缺

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戴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故先

命玄聖使綴學立制

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

國曰玄丘制命帝如行也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指

相助也始受命為祖

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廸詰之德

備哉繁爛真神明

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

茲孔子也善曰謂臯陶后

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將軍表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

言高

祖先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

于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燁胡縊

莽分尚不蒞其誅

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

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閭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

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第等恐見虜掠私曉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

臺衆兵上臺商人杜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吳穀莽軍人裂莽尸

宗度店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

位凝命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

音義曰昭曰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野善

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詰誓勸免束苑奮度之容撫與度音義同蓋以膺當天之

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

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

佐即孔

子也能表相
祖宗故曰佐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本事曰誥
我事曰誓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蹟可探也善曰

探蹟見
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

伯統牧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竝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

論語曰雖履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

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勤黎善曰乘因也至于參五華夏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京遷鎬毫

善曰參五為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毫也論語云參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於毫孔安遂自北面虎螭其師草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

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大邑商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獲有

慙德不其然與

武周樂也漢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治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征伐也豈不然而乎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邑義士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邺翁純皦繹

周頌曰於禋清廟商頌曰猗與那與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絳如也以崇嚴祖

考殷薦宗

配帝

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

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者

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

鳥奕乎千載

鳥奕光耀流行

豈不克自神明哉

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以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

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

渝耳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矧夫赫

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然後宣二祖之

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宣編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

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或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

上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仁風

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

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於海表鬼區

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

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

興

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焉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古之遺

策聖德在下之訓匪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至
毛萇詩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
其期亡腠側匿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
淮南子曰覆天戴地結宇宙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

霑豪芒

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
霑潤於毫芒言巨細咸被也

性類循理品物

咸亨其已久矣

易曰品
物咸亨

盛我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

百王

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
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

榮鏡宇宙

四表曰宇徃
古來今曰宙

尊亡與亢乃始虔聳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

制作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至於遷正黜色

賓監之事漢揚寓內

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

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

赤立後後曰鮑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宜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也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

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憊與

慎而無禮則憊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

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岳牧已見上陛下

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

化洽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

巡靖黎

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

懷保小民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

惠鮮鰥寡

埋祭山曰廋懸祭川曰浮沈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貌恭體仁則風來儀尚

書曰庫皇來儀宋語子夏曰商聞山

肉角馴毛宗於外

圃

視明禮脩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求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擾縑

文皓質於郊

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

升黃輝采鱗於沼

聽德知正

則黃龍見禮記曰龜龍在宮沼

甘露宵零於豐草

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

草

三足軒翥於茂樹

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

若乃嘉

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子

案內也 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

朱鳥玄秬黃蓂之事耳

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

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蓂薛君曰蓂大麥也音莫侯切

君臣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

盖用

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

毛詩曰貽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

亦以寵

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左氏傳遂啟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

豈其為負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

宜勤恁旅力

恁思力旅陳也恁如深切

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滕

恭館宗廟

金滕之所在

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東序牆也尚書曰顯

流演也雄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亮信也章明也

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

孔繇先命聖乎也

繇道也言孔子先定

道誠至信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

體行正性習堯所履今天子復蹈之

逢吉丁辰

景命也

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天命也

順命以創制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以和人神

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

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璇璣璣鈴曰述堯治世放唐之文

茲事體大而

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

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

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豈蔑清廟憚

敕天命也

蔑輕也憚難也敕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

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敕天之命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

伊維

也遂古遠古也戾止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作者七十有四

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又加之二漢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

言前封禪之君有天神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今其如台而獨

闕也

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是時聖上固以垂精游神包

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者

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斟酌飲也看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

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看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洞酌彼行潦又曰看覈惟旅

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

五繇之碩慮矣

謹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行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脩德而

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將絳萬嗣揚洪輝奮景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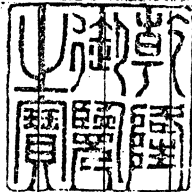
揚奮皆振布之

意也絳使也絳與絳古字通也

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

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亘之哉唐我皇我皇我唐我

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
與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四十八